

略论鸠山联合政府 及其对华政策

高 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摘 要】本文在深入分析鸠山联合政府的执政环境与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深刻研判了鸠山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并在指出其对华政策仍存在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同时，对鸠山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良好期待和建议。

【关键词】民主党 联合政府 对华政策

200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10+3 框架”外的第二次会晤，会晤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标志着包含中日这条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内的东亚区域合作正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快速发展。作为三国间的政治共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宣布：“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区域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日益加强。”这一表述是中国方面继9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本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作出回答后，所作的见诸文字明确表态，也体现了中国期待着与民主党联合政权共同发展中日关系的愿望。

一、民主党政府的执政环境与经济

民主党在民意支持下取得政权，而国民的高度期待对新政权来讲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需要联合政府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尽快兑现选举承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民主党面临着一个政治“试用期”。按照今后的政治日程表，由现在到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半年多时间，

民主党需要尽快实现自己的选举承诺，争取到国民的普遍支持，以保证明年夏季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倘若参议院选举获得成功，即单独掌控参议院半数以上议席，便可以赢得未来三年的稳定政治环境，直至2013年夏秋的众参两院选举。但反过来说，2010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对自民党也是一个机会，自民党将会发动某种形式的反击。

民主党真正的麻烦在内政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困境上。虽然经济属于低端政治的范畴，但至少在此次日本大选中应该算是自民党和民主党角力的中心议题。目前，横亘在鸠山新内阁面前的难题很多：推广政治理念、成功整顿官吏、盘活经济景气、改善民政环境、平衡政党内外、保持日美、日俄关系、发展邻国关系等。民主党既要在国民期待的短时间内实现政治目标，又必须在途中跨越一个个障碍，难度不容小觑，至少目前日本政治学者与政治评论家对民主党的政策实现度持相对保守的意见。

民主党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党内凝聚力与统一政治理念问题。鸠山由纪夫的领导能力一直受到质疑，尽管此次组阁充分考虑到各个政治利益集团的平衡关系，对党内外的人事安排用心良苦，

但也不能说鸠山从此就可高枕无忧了。小泽一郎在民主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及小泽派系议员在国会中的绝对优势，都将对鸠山形成一定的压力。而且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理念，其凝聚力和战斗力都会遭到削弱。“推翻自民党”曾经是民主党的统一目标，但这毕竟不是一种可以完全信赖的政治理念和完整意义上的政治信仰，尤其是在成功推翻自民党以后，党的政治信仰和凝聚力自然成为民主党运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缺少统一的政治信仰和理念并不是说民主党人没有独到的见解，事实上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等都有自己独特而超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但却始终缺少统一而明晰的政治见解。特别是全党上下一致奉行的政治理念和信仰。比如鸠山提出的“友好型政治”，强调修正美国式市场原教旨主义，增强非营利组织、市民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打造友爱基础上的互助共生社会。这一政治理念是否具有普适性还很难说，特别是如何与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政治实践相结合，这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另一方面讲，民主党也有相当强的执政优势——因为毕竟在国会中的势力相当雄厚。在日本政治中，数字就是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众参两院的实力对比上。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获得308个议席，而自民党只有119个议席，可以说民主党已经在众议院中稳稳控制了主导权。而在参议院中，虽然民主党没能单独取得过半数，但是目前已经确定与国民新党和社民党联合执政，而且日本共产党也表现出格外的合作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民主党在参议院也能通过法案、制定政策。对于民主党来说，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至关重要，但是不管能否单独取得过半数，民主党都将维持现有的力量，因为自民党现在还不具备在参议院翻盘的能力。

按照日本共产党对新老保守政党的批判，“民主党与过去的自民党只不过是同一轨道上奔跑的两部列车”。但两者在战略和政策上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别。

以对待国家根本法的态度而言，日本自民党力主修改和平宪法，其一贯做法就是使其“空洞化”，即借助一些相关事件使海外派兵、周边有

事、反恐以及打击海盗等法制化，并在“集体自卫权”等敏感问题上做文章，再通过修改宪法摆脱束缚、组建所谓“自卫军”实现军事自由行动，最终使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这在自民党的执政过程中一再被证明，该党的《新宪法草案》中也有明确的表述。

新上台的民主党对上述自民党的做法基本持批判态度，所主张的办法是“加宪”——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增加某些有助于日本实现大国目标的添加。但是在安全上还必须依赖美国的日本如何才能建立起日美之间的对等关系、恢复民族尊严，这是一个现实而棘手的问题。目前民主党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是：根据2007年国会通过的《国民投票法》，2010年5月日本将举行关于修宪的国民投票，随后的7月又将进行参议院选举。届时，修宪问题将成为参议院选举的一个论争焦点，特别是自民党肯定会借此大做文章。可以说这两次投票将是对民主党的一个考验，民主党是否会启动修宪、如果启动的话又将如何应对修宪等问题成为关键。

关于修宪，自民党有比较完整的宪法草案，而民主党在这个方面相对比较欠缺，没有明确的理念和草案，甚至没有将其提上本党的议事日程。在考量民主党对待修宪问题的态度时，需要关注的重点是小泽一郎。特别是在此次大选后，鉴于小泽在民主党党内派系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小泽派议员在国会议席中的优势地位，小泽一郎有可能对民主党明年的参议院半数选举形成主导。小泽一郎一直追求的政治目标主要有两个，近期目标是实现政权更替，事实上已经达成；长期目标就是使日本真正走出战后、成为普通大国、实现对等的日美关系。而日美之间要达成真正的“对等关系”，势必要牵涉到对和平宪法的修改，所以，小泽一郎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此外，考虑到日本国内民众的修宪意愿，民主党也可能在修宪问题上有所动作。

事实上，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对于修宪问题都有一定的表述。其中，鸠山报告提出在坚持和平主义三原则的同时实施国际协调和有限制的集体主义，设立联合国常备军，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解决问题；小泽则要求

坚持“四原则”。不管怎样，民主党最后提出了宪法草案，虽然具有一定的折中性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即将到来的决定日本未来方向、给中美日关系带来长期重大影响的日本国家根本大法的修改由民主党政权主导，比由自民党主导有利，这也可以算是本次大选的一个积极成果。

二、民主党执政后对华政策研判

笔者对民主党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发展持较为乐观的看法，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民主党政府主张平衡的外交政策，这将有助于民主党政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用于亚洲事务，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更接纳日本，从而改善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对华政策方面，鸠山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赞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假如这种政策能够持续，将有可能使曾经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政治化”。这些善意的表态有助于改善两国之间的互相观感和国民之间的感情，有可能弱化过度竞争思维，使经济互利、地区合作的积极因素进一步上升。

第二，作为负责任的日本政府，民主党继承了自民党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发展中取得的成果，坚持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主张具有实际内容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以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开展能源环保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解决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鸠山由纪夫先生认为：“双方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越多，挑动情绪、加剧民族主义的风险就越大。只有走向更高程度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解决领土争端。因此，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才是我们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与多边合作而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的利益理应遵循的适当的道路。”反映了试图通过多边机制和地区一体化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给予积极回应。

第三，在“全球无核化”、“削减碳排放”等

问题上，鸠山政府一方面提出了有核国家责任、东北亚无核区、确定温室气体减排数值目标等政策，明确表示要督促碳排放大国努力减排。同时，对中国方面的要求也采取了较为实际的态度，并不苛求中国在现阶段立即制定出减排目标，而是从“将来的人均排放不超过日本”来思考，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留下了商讨与回旋的空间。

第四，民主党方面强调“确立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信赖关系”，希望东北亚三国领导人对此加强联系，通过定期会晤增加政治互信。这一点与中曾根康弘先生历来强调的“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中日高层之间的频繁对话与互动，将继续强化两国政治互信程度，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气氛。

三、存在的问题与不确定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由于建政不久，民主党关于中日关系的主张中很多还属于原则性口号，发展两国关系的可操作性措施以及实际内容仍在充实过程中。

首先，以民主党政府努力推动并得到各国媒体高度关注和讨论的东亚共同体为例，尽管作为远期目标的东亚共同体已经在三国政府间成为共识，但各国舆论乃至全社会的理解与共识的形成还有待时日。

一方面，民主党人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方案本身也并非原创，而是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集体智慧”。众所周知，其中“开放性的地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自民党，而“第三极”的理念，早在世界和平研究所报告书《2030年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展望》里，就有“作为第三极的亚洲共同货币”、“亚元像欧元一样成为美元辅助”的设想。而在同一文章的“日本的作用（工程表）”里，作为“中长期课题”的2010年到2029年的二十年，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性课题和经济性课题两个方面。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学术界也在对东亚共同体进行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着眼于经济关系与着眼于政治、安全关系的专家们对此阐发出见解

见仁甚至尖锐对立的意见。除了对东亚共同体的理解本身存在差异外，中方学者对民主党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也有不同的看法。与此相同，日本社会各界关于民主党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反应也处于众说纷纭状态，很多批评的意见暗含着对“中日争夺东亚共同体主导权”的关注。最近，美国方面表示出加入日本民主党构想的“东亚共同体”的意向，随使各方面的讨论进一步升温，今后中国学术界对东亚共同体的讨论，还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民主党政府相应政策解释的影响。

其次，民主党既然是靠国民支持，尤其是大量无特定政治倾向的“流动票”得以上台的，其内外政策就不能不满足国民的要求，引导舆论的能力和意愿就相对较小，受舆论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目前两国民意的相互认知赶不上政府间政治互信的步伐，据日本“言论NPO”与中国《中国日报》的联合调查，65.2%的中国人对日反感，主要因为“战争”“历史”；73.2%的日本人对中反感，焦点在“食品安全”。鉴于目前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国民并非多数，不能排除日本国民情绪对民主党联合政权对华外交政策造成的压力。

再次，在中国老百姓十分关注的维护稳定与民族团结问题上，民主党因主张“民主”、“人权”，把藏独、疆独、台独视为“人权问题”，更是直触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底线，如果变相支持或声援中国境外的分裂势力的所作所为，就难免给中国民众造成新的精神伤痛。而民意的恶化对发展中日关系将导致两国关系倒退，因为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仍旧在于草根层面的相互理解，两国民众的相互包容才有两大民族的最终和解。

四、对新政权的期待与建议

众所周知，中日间政治上的互信对于两国的长远利益关系重大，但又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即认识事情的道理较易，实行其事较难的复杂问题。如何巩固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对发展的共同理解以及寻求长远利益的一致性是关键。中国清代文人魏禧在《日录里言》论述人际关系时说：“夫交友者，识人不可不真，疑

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其实，放大到国家、民族也是同样道理。中日在相互了解中，寻求战略定位的一致性，克服相互猜忌、怀疑的偏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显而易见，共同体的形成绝非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应当是历史沿着自然而然的方向形成的，所以不应当从一开始就决定目标规定要在何时、何种范围内实现。为此，笔者期待并建议民主党联合政府通过经济合作强化利益纽带，继续加强政治互信，避免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与理解渐行渐远。

关于东亚合作或“东亚共同体”构想中的“主导权”问题，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总长、日本著名法学家西原春夫先生2002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题为《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和亚洲法研究的意义》演讲中讲过：“谈及东亚将逐渐出现共同体的时候，今后任何东亚的国家都不能像过去日本那样怀有企图成为共同体盟主的念头。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必须是，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经济发展快的国家还是经济发展慢的国家，都应当平等、对等，发挥各自国家的特色、长处，为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西原先生还强调：“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由于是大国，所有比过去的日本更具有成为盟主的要素。正因为这样，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虽是大国但却不是盟主，我希望它能担当负责人的角色。只有这样，毫无勉强的调和才能造访亚洲。”这个观点虽然已经过了7年，但笔者认为仍有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积极意义。

最近，中曾根康弘在接受《时评》杂志专访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其理念与意义》中也提倡的“东亚共同体就是中日韩三加上东盟十国的“10+3”架构，强调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的重要性。”针对“日本是否要在日中韩当中发挥某种主导权？”的提问，中曾根先生指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础完全是各国平等互惠的。毋宁说，提出构想的日本要在谦虚的立场上去努力推动才是明智的，日中韩三国很好地调整后，才可能与东盟开展对话。……尤其是现在，美国困顿于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恐慌中，而欧洲也深受其

损伤。与之相比较，东北亚三国只是受了一点儿‘轻伤’。在此意义上讲，日中韩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分量增加了，可以说正在迎来重大的转机。”^①中国、日本以及韩国都应当为亚洲的发展负起自己的重要责任。

就当前形势而言，寻求东亚共同的价值观，在文化意义上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同样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传统绝不仅仅是让人继承的遗产，而是靠我们今天的努力创新来参与并规定的动态存在。中国寻求“和谐的国际秩序”，而“和”的思想在日本乃至东亚有着深厚而广泛的历史文化土壤。

回顾东亚合作走过的十年历程，中日和解产生出地区合作发展的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②中日应该也必须友好相处，寻求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通过地区多边合作的框架，寻找更多的利益重合与渗透，加强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的交织，维护共同安全，促进中日之间建立利益共识，争取达成高度的战略互信关系，在地区多边框架内缓和或化解结构性的矛盾，推进三国之间、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在环保、资源、金融、灾害救援等方面加强合作。进而努力摆脱冷战思维残留的不良影响，摒弃“过度竞争思维”，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联手克服金融危机。^③

我们真诚期待两国关系在民主党执政环境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中日之间需要进一步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加强多层面、宽领域、全方位的双边合作，推进东亚地区在能源、环境、金融、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这些努力既有利于民主党政权的稳定，也能够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注释：

引自《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见新华社2009年10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建立东亚共同体，促进东亚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永久和平是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也是东盟和中日韩各方的共识。中方致力于

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深化东亚合作，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美]《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载。原文“我的政治哲学，学习祖父鸠山一郎的‘友爱’之战旗”，[日]《Voice》2009年9月号。

参见《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其理念与意义》，登载于《时评》2009年1月号。

2009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鸠山首相，鸠山提出建立“兄弟”式的中日关系和“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

在时间上与民主党的“亚洲共同体”的功能性一体化（functionalintegration）过程基本一致。

其中反对或主张谨慎对应的声音略居多数，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陈鸿斌所长《潮流所向：建设东亚共同体时不我待》等支持意见也富有代表性。

因为鸠山首相曾在2005年出版的「新宪法试案」一书的序文中表示，今后50年日本的国家目标之一就是促成亚洲版的欧洲联盟，由日本来主导。

[日]《产经新闻》2009年8月25日。

民主党的枝野幸男是日本国会跨党派“西藏问题议员联盟”的代表。而据共同社2009年9月5日报道，海江田万里强调说：“我们是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的，与干涉内政是两码事。中国若想在国际社会获得名誉和地位，就不能回避人权问题”。

^①引自《时评》，2009年1月号：《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其理念与意义》。

^②中日韩3国和东盟10国财长一致同意，为落实“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将至少出资800亿美元筹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其中，中日韩3国分担80%，余下20%由东盟国家负担；中石油与新日本石油在东京达成协议，宣布将首次成立合资公司，利用日本国内富余的炼油能力进行石油精炼。都让人们看到中日韩在整个经济结构层面三方可以良性互补的曙光。

^③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观点，“亚元”要变成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在全球任何地方兑换和流通，就必须增加中国和日本经济体系的融合度。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崔新京）